

# 余光中

提起余光中，大家總會想到那首著名的《鄉愁》。如今，走過近一個世紀歲月的他，在《鄉愁》之外，更以一枝筆去詮釋生活。閒暇時，或看戲，或寫文，為的是一份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執念。前塵似夢，鄉愁是否在他的心中有了新的解讀？上月，余光中應香港城市大學之邀來港舉行講座，講座結束後，記者專訪了這位一代「鄉愁詩人」，聽他談詩歌、談音樂、談繪畫、談電影。  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

▲余光中所鍾情的搖滾樂隊披頭四 網上圖片

## 細述詩歌與音樂

## 的緣分

在一般人的眼裡，八十六歲的耄耋老人，一定是耳聾眼花，不良於行，但記者眼前的余光中，雖滿頭銀髮、面容清瘦，卻精神矍鑠，思維敏捷，說話慢悠悠的，然總是有一些俏皮話從口中蹦出。專訪當日，他連連稱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「金陵人」，但少年時代的他，因受西方文學的影響，筆尖浸染着的是泰晤士河的水，而中年之後，他則開始用中文去「思鄉」。時至今日，他仍然堅持創作，愛寫詩，又喜歡賞畫，更喜歡大場面的史詩類電影。余光中說：「詩歌總離不開固有的韻味，而詩情，亦總和畫意有關，電影算是一門聲音兼有的藝術，更是難得。」

余光中常說，若記事，他選散文；若抒情，他必定選詩，因為詩歌自有一種節奏，是一波一波接下去，比如蘇軾曾分別以一詩詞一文賦寫過赤壁，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開首就是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」而《前赤壁賦》則是另一番光景，開篇較緩，先點明赤壁遊的時間：「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。」而後再娓娓道來。

在余光中看來，詩是時間的藝術，本身就包含了音樂的成分。他以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《聲聲慢》為例解釋：「詞中的『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』這句，也可以用幾個單字來形容詩人內心的悲和苦，雖然意思不變，卻少了音韻的重複疊疊，那種聽着冷雨獨自悲的心境，就欠了些火候。」余光中續表示，不管是古體詩，還是近體詩，以及填詞牌的宋詞，古代的詩歌都是唱出來的藝術，「詞牌可以用來將詞語填寫進去，配上樂，後來又演變成了昆曲。」他說：「如李白《清平調》中，『雲想衣裳花想容』一句，原本就是根據一種音樂來寫，只是現代人都不知道詩歌原本的音調是什麼樣子。」

### 借冷雨寄離情

不管作詩還是寫散文，余光中作品的字裡行間，自有一種充滿古意的美，直達讀者的骨子裡，而又以詠雨為一絕，他將打在瓦礫上的雨水，比喻為一曲中國的古樂，想像自己就那麼沉醉在江南的雨夜，居於竹樓，聽着那敲擊的冷雨，下着棋，感受屋裡屋外的共鳴，形容自己恍如是在一個巨大的竹筒裡。

別人寫雨，要的是一份「愁」，余光中寫雨，要的是一份「情」，而這種情終歸逃脫不了「思鄉」二字，二十歲左右離開江南，到香港後再遷居台灣，之後從台灣到美國教書，「文革」末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長達十一年，如今又定居於台灣高雄市，一路走來，鄉愁是他永生存在的一個情結，而這種情結最適合在雨中詮釋，於是他寫了著名的散文作品《聽聽那冷雨》，「這散文裡面也有鄉愁的成分在裡面，聽雨，既有在內地進行，台灣亦有，雨聲最能勾起人的回憶。」余老說。

余光中於剛剛舉行的城市大學講座上提及：「現代人寫詩，總還是有些局限。」對此，他闡釋道：「這種局限並非體現在今人不明古人詩歌的韻腳，不押韻不一定就不能寫出好詩，但若押韻，就一定要有些別的好處，比如語言特別有味道，耐人尋味，或者比喻鮮明生動，有討巧之處。」他續道：「從周朝的四言，到魏晉南北朝的五言，再到唐朝的七言、宋詞長短句，都非常押韻，比如我的那首《鄉愁》也很注重押韻，押韻是中國古典詩的充要條件，西方則不然，如莎士比亞的舞臺劇，台上的演員們雖然口中都是用詩在對話，但這些詩句並不押韻。」

### 傾心搖滾爵士

詩歌自然離不開音樂，余光中從四十歲開始鍾情搖滾樂，那是他客居美國的收穫。「一九六九年秋天，我一人高棲在山城丹佛，我發現在苦澀的寂靜當中，最能夠給予我情緒寄託的不是詩歌，而是音樂。但就音樂來說，卻也不是古典樂、民樂，而是披頭士（The Beatles，港譯：披頭四）的歌。客居美國，日子煩悶，就從文學中跳脫開來，投入到了這西方的即興音樂當中，黑種人的藍調、靈歌，以及白種人的鄉村民謠，在這

瞬間的黑白碰撞中，我感受到了異域文化的獨特魅力。」余光中說。

一首《鄉愁》曾紅遍大江南北，撫慰了幾多游子的離愁別緒，但又有誰知，這首詩的創作也與爵士樂有着幾分緣分。「我想把這種鄉愁通過簡單的格律傳遞給讀者，創作《鄉愁》時，我剛從美國回到台灣，覺得美國搖滾樂的歌詞非常奇妙，所以我有意寫一首節奏整齊的詩，但之後有那麼多人都將其譜成了曲，卻使我始料未及。」他笑道。追憶往昔，余光中的神情立刻煥發起來，且大談音樂對於他創作的影響：「我想引入一些音樂的技巧到我的文學創作中來，譬如爵士樂的切分法以及古典音樂的華彩，但音樂的技巧太多，我的一生又非常有限，恐怕不能做到盡善盡美。」

余光中曾於一九五八年作詩《芝加哥》，裡面就有一句印證他是爵士樂「粉絲」的詩句：「爵士樂拂來時，街燈簇簇地開了。色斯風打着滾，瘋狂的世紀構發了。」詩歌中盡是搖滾樂留下的烙印。此外，當年余光中甚至撰寫、翻譯了不少描寫搖滾樂的文章。「大家總是很奇怪，像我這樣一位大學教授居然喜歡聽搖滾樂，但在我看來，學術與『嬉痞文化』間並不存在鴻溝。」最令他傾心的樂人，首推卜狄倫（Bob Dylan）和披頭四；中國樂手，他首推崔健。

中國文藝傳統講究「詩畫合一」，余光中也不例外，「賞畫，你會覺得有詩有畫才算完整，此外，詩歌、散文可以被畫家繪成山水作品，詩人亦可根據畫家筆下山山水水作詩。如傅抱石根據蘇東坡的《赤壁賦》以及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分別畫成了《後赤壁圖》以及《琵琶行詩意圖》，前者畫面有人，亦有兩岸的懸崖絕壁；後者畫上女子面容愁苦，印證了那句『同是天涯淪落人』的文章主旨。」余光中說。

說的也是，試想古今的著名畫家，他們的腦海中不就是一首詩，一篇篇優美的文字？遙想九百年前的米芾、米友仁父子，也是看遍了多寺多橋、文人墨客爭相來往的煙雨江南，畫成了「米氏雲山」作品《瀟湘奇觀圖》。對於米氏父子，余光中深為稱許，然而，他最欣賞的卻是吳冠中：「若談到江南水墨畫，當屬吳冠中詮釋得最為精準。」

### 喜歡電影韓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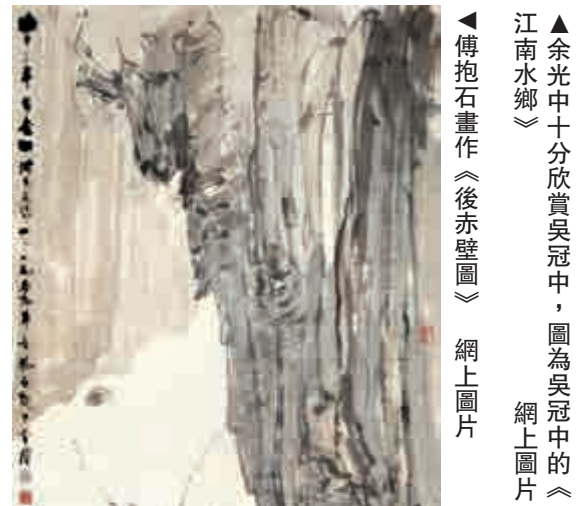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，余光中選與國際知名導演李安舉行「我與電影」的對談會，余光中曾趣問為何李安拍攝的作品多以女作家所寫的「女人戲」居多；他還於對談會上表示，自己有一陣子迷上韓劇，另外又看了幾部清宮劇，於是有人說他「若不看連續劇，還可以多寫三本書。」對此，余光中笑道：「我和妻子都喜歡看電影，有時是為了欣賞導演的拍攝手法，比如觀看希區柯克（Alfred Hitchcock，港譯：希治閣）和大衛里恩（David Lean，港譯：大衛連）的影片；有時亦會完全以娛樂為目的，選擇觀賞一些商業電影。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導演是大衛里恩，他的那些譬如《阿拉伯的勞倫斯》（Lawrence of Arabia，1962；港譯：《沙漠皇雄》）、《桂河大橋》（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，1957；港譯：《桂河橋》）等史詩電影中的大場面都在我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」

余光中也有不少非常要好的電影友人，他曾傳授好友胡金銓太太鍾玲以漂石子絕技，並以此入詩，寫成《漂水花》：「入水為魚，出水為鳥，一眨眼幾渡輪迴，波光閃閃之中。」很多人都說，現在不是一個讀詩的時代，但他認為，就好像他創作《漂水花》時的心境般，只要你願意與詩歌接觸，哪怕是一次簡單的遊戲，都會醞釀出詩的情緒。

採訪結束前，余光中笑言自己比杜甫幸運，因為杜甫經過「安史之亂」的顛沛流離，最終客死異鄉，而他卻早已了卻了「鄉愁」，閒暇之日，亦可常回金陵，看看那裡的梅花開得是否燦爛。江南對於余光中，是他創作詩歌的開始，亦是他的鄉愁的終點。



▲傅抱石水墨畫《琵琶行詩意圖》 網上圖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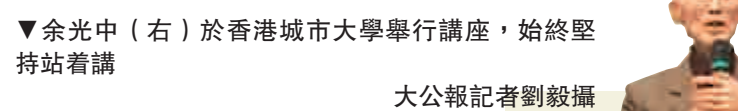
▲余光中十分欣賞吳冠中，圖為吳冠中的《江南水鄉》  
▲傅抱石畫作《後赤壁圖》 網上圖片



▲余光中認為詩歌是一門時間的藝術  
大公報記者黃洋攝



▲余光中（右）與導演李安對談現場 網上圖片



▼余光中（右）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講座，始終堅持站着講  
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

## 熱愛旅遊 堅持寫作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「有關鄉愁的問題，問過我的不下百人。」余光中笑說。這似乎是他永遠繞不開的話題，也是，從杏花春雨的江南開始，余光中彷彿一個在「鄉愁」這條路上遠行的游子，縱使時過境遷，鄉愁卻如那長在瓦礫上的苔蘚，有一種古舊的綿長。「我覺得鄉愁不僅是屬於個人，更是一個民族的鄉愁，屬於歷史文明的一部分，若是有一天，地球人可以到月球或者火星上定居，對於地球亦會產生一種鄉愁，想念這個孤獨可憐的地球。」睿智的余老風趣地說。

論及鄉愁，余光中有很多話要說；談起旅遊，他也興致勃勃：「我非常喜歡旅遊，五、六十歲是我旅遊的高峰，我一年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去了旅行，但現在因為年齡越來越大，旅行次數也少了很多，更不能隨心所欲開車遊歷了。」

說到遊記寫作，余光中認為，遊記分為感性和知性兩種，前者主要以介紹知識為主，後者主要是遊人對外界景物「美」的抒發。余光中樂山，也樂水，去到一個陌生的城市，他最喜歡爬的一定是樓頂和塔頂，因為這是觀察一個城市最好的地理位置。

老而彌堅的余光中於城市大學的講座上，全程站立，足足兩個鐘頭。此外，他仍然堅持寫作，上個月《明報月刊》便刊登了他新寫的《中西田園詩之比較》。記者問他如何養生？余老答道：「我並無多特別的養生方式，堅持寫作，能鍛煉思維，另外，因為家人提倡吃健康的食物，我當然遵從，我覺得，對於一個老人來說，多素少肉，不煙不酒，過有規律的生活永遠都是真理。」